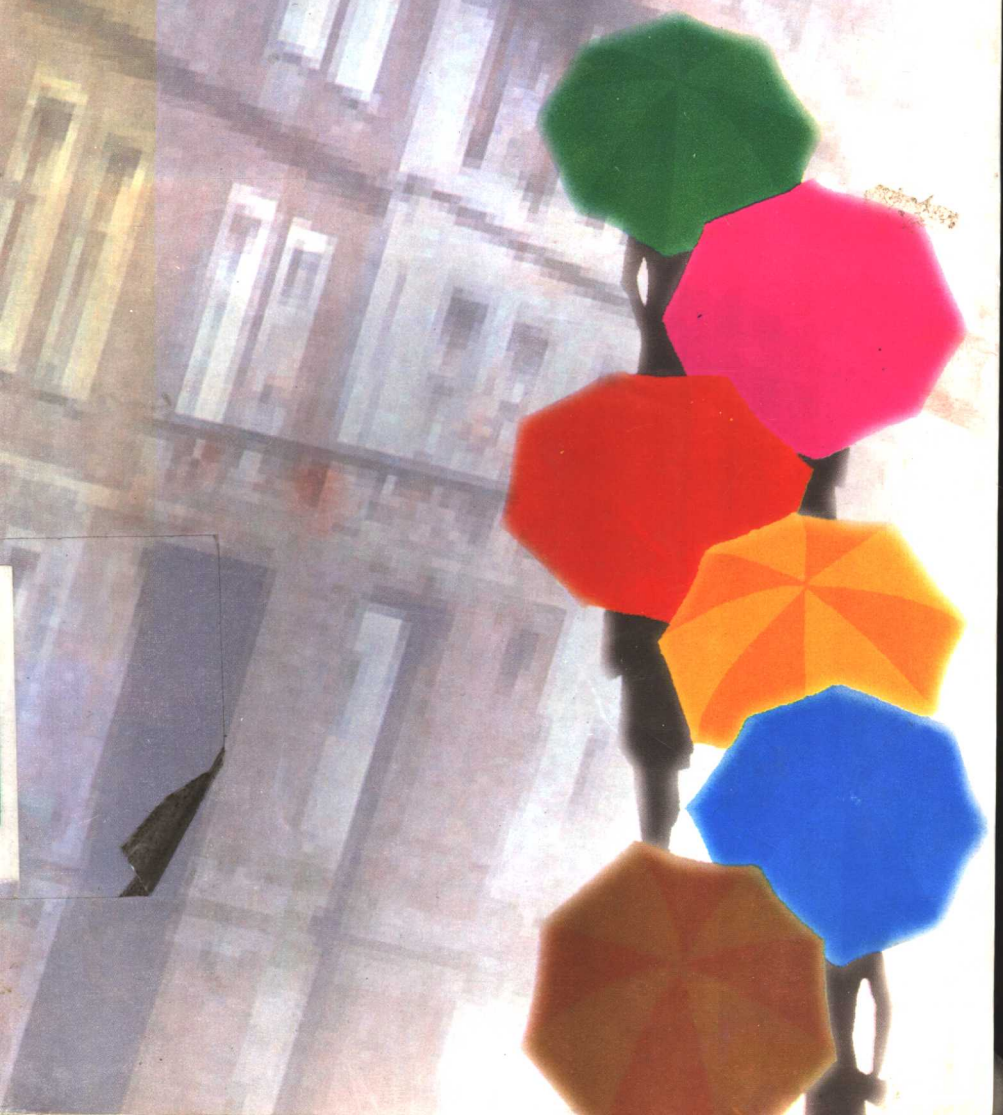


NÜRENWUPAIFANG

女人无牌坊

● 杜保平 /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NÜRENWUPAIFANG

女人无牌坊

● 杜保平 /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7.57/308



女人无牌坊

作者：杜保平

责任编辑：戚积广

责任校对：丁 鸣

封面设计：章桂征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春市第七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350千字

印张：14.875

版次：1998年8月第1版

印次：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册

书号：ISBN 7—5387—1258—5/I·1205

定价：19.80元

1

旧楼里谁谁下岗了是瞒不过三天的。你就是仍旧早早起来推上院儿里的自行车装着去上班，你也不能在外边躲八小时吧？早回来三天，就会有人问你：下岗了？陶富贵对此高兴得愈发能喝，鼻子也更酒糟。他红着鼻子站在宽宽的楼道里大声嚷嚷：“拥护吧！拥护吧！”旧楼里的人谁都听得懂他的话。改革开放以来，陶富贵一套一套的讽刺噱儿，旧楼里的人几乎都跟他辩论过。九十年代末期了还住这旧楼自然都是没能耐的人。虽说是有盼头，早晚得拆迁，可是如果有能耐，谁不知早搬新楼早暖气煤气一天早享福一天呢？这些没能耐的人和陶富贵辩论起来便也没啥理论水准，但却总能噎住老陶。一句话就噎住他：“过去吃啥现在吃啥？”而现在，改革改到每个人的饭碗上了，老陶自然兴灾乐祸。面临下岗的人心里不好受，但实在不甘受这么个人物的气，就忍痛还跟他犟犟：“放心！那也不能拥护你那时候！”

每回丈夫一被噎，张宝惠就解恨：“活该！”这辈子，丈夫一喝酒就打她。而陶富贵还就有喝酒的命。就是“文革”中，人们又短钱又短心情喝酒，他隔三差五就喝“活学活用讲用会”的公款酒。——大伙儿说的“你那时候”，就是指这个时候。陶富

贵那时候讲用得旧楼里横着膀子晃，人人怕他三分。后来他不吃香了，没酒喝了，可五个没考上大学的儿子都做了买卖。其中小三儿还成了大款。五个款儿子买酒还不够他喝吗？真可谓命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丈夫这辈子呢，打完了她还得上跟她“办事儿”，五个儿子倒有四个是这么“办”出来的。小五儿陶沙例外，一九六九年生人。那时节陶富贵已喝不起酒有两年了。（正是穷则思变，陶富贵钻研着才进入了讲用队伍，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混吃喝。）陶沙才是惟一够得上称为“大学漏儿”的。他连考三年，都是仅差几分没进录取线。张宝惠也明白了丈夫喝酒后撒的种子生出来脑袋不好使——也叫没考上大学，可差着好几百分呢。正是聪明的小五儿，上了高中就对父亲宣布：“你再打我妈我去告你！”老陶不信：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谁敢干涉内政？照打不误。谁料真有什么“民法”管着他！而且，小五干脆又宣布了省事的：“你再打我妈我就打你！”小五一米八〇个头儿。老陶虽也不矮，可六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酒鬼，他也就在儿子面前实行战略撤退了。好在手里有闲钱儿，每天出去和酒友们赌钱儿喝酒，可以聊代打老婆之娱乐。只是一个毛病没改，输了钱就得和老婆“那么”着。张宝惠对那事烦得透透的了，觉着还不如挨打呢。可这个，没有法律条文管着。没处去告。而小五，也不能干涉这等公案。张宝惠有时真感到自己像那时候常说的世界上三分之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旧楼旧楼的，怎么个旧法儿？这楼曾经是妓院——旧不旧？是个圈型两层青砖楼。楼梯在室外，木头的。南北两部楼梯各一曲折，相向通到一个本楼围成的院子。原来叫什么莺燕楼，“文革”中改为“破四旧楼”，后来再更名，图省事，就叫“旧楼”了。每户都是里外屋的套间，外间十八平米，里间十六平

米，都是地板。窗子和门都开向院子，门上各镶四块玻璃。

这日陶富贵又喝了个红头涨脸。上得楼来，骂骂咧咧：“妈的，多余参加什么国际肉类会议！中国人杀猪卖肉还用得着外国人来干涉内政！”已经翻身日子过惯的张宝惠也敢趁小五在家时和丈夫犟犟嘴儿，而对于改革，五个小款儿子的张宝惠双手拥护，她又不是那类吃完肉骂娘的手儿，听丈夫此言，她就顶了一句：“啊，让你关起门来卖人肉包子那就不叫干涉内政了！”陶富贵近年来也习惯了怕儿子，就对老婆的造反不生气，红头涨脸一笑，说：“你个家庭妇女也知道卖人肉的事儿？现在社会上都在卖人肉哇！什么按摩院，什么娱乐宫，什么酒楼包房，都是妓院哪！马路牙子上站着野鸡！那女人才贱呢，给钱就卖呀！就我这样儿的糟老头子，还有人缠着呢。你信不信，我能领个黄花闺女回来？”

正在里间看书的陶沙拉开门出来，说：“爸！你敢做一件这种事儿，我可不饶你！”返回里间，陶沙看不下书去了。唉，这要是平常晚辈儿，就该顺手给他个嘴巴！可他偏偏是父亲大人！父亲打儿子天经地义，儿子打老子就是大逆不道——真的就那么公平吗？陶沙闷闷走出门来。

宽宽的木板楼道，木制顶棚边檐上雕的花儿朵儿蜂儿蝶儿是在破四旧时就给砸掉了，栏杆上半米宽的木扶手还在。家门前有一段约六米长的属于各家的，被谑称为“领扶”。领扶上都摆满了花盆。虽说养君子兰花的疯狂早过，可这花儿好养，养这个的还是多。此外也有茉莉、月季、小桔树、天竺葵、兰草、大丽花什么的。惟陶家陶沙种的十二盆全是玫瑰。红的白的都有，最近又开了一盆黄的。旧楼因这些花卉和院子里晾衣绳上的鲜妍衣物而显得有了生气。陶沙借料理一下花儿降降自己的怒气。花开得好，每一株都有十几朵。全是一副嫣然含笑的模

样儿。陶沙的心情一会儿就和花儿一样了。他虽知道那个人不在家，还是脉脉含情地将那个人家的门窗看了又看。玫瑰为女神而栽种。

陶沙以其一句“于心何忍”誉满全楼。三次仅差几分进录取线，他却不肯念自费。他说：“再让父母供养，于心何忍！”加上陶沙眉清目秀的，又勤快，隔一日就把一侧走廊全擦一遍，邻居们对陶家就凡事都看小五的面子。

陶沙有了心事。

陶沙心目中的女神是邻家的女人。名字叫青衫子。

青衫子家位于圈楼的横向那一侧拐弯处，因此她家面积比别人家的大些。大出来的那一段全摆了书架，满是书。有人说肖家的书是偷的，因为青衫子在市图书馆工作。其实当然不是。青衫子的丈夫肖天佑是学哲学的，爱看书。青衫子虽高中文化，也爱看书。两个人因此就爱买书。过去书价不像现在这么吓破人胆，加上图书馆进书时常捎带给职工留些优惠价书，肖家藏书就渐渐多至了三千余册。陶沙从二十三岁起凡不出车时就去向肖天佑借书看。有好几次，他看到青衫子和她的两岁的女儿肖妮在里间伴着音乐跳迪斯科，一只小黄猫瞪着眼看着她们。他还看到过肖妮躺在松软洁白的床上，青衫子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女儿的小胖手，一只手擎着一本书，轻声细语给孩子念着。小黄猫盘在青衫子的腿上打瞌睡。母女都生得美，衣服又都穿得漂亮，这幅母女相处的图画竟不时飘到他的眼前。他想，要家庭就得要这样美丽温馨的家。借书借到二十七岁时，肖天佑因肺癌不幸去世。那些美好画面开始在陶沙面前拂之不去。改革开放，街上女孩子琳琅满目，摇曳生姿。陶沙开出租车，能打得起车的女娃娃更是靓妆盛服，陶沙不算没见过世面。有了私家车的他，又生在女孩子多数服从少数男孩子时代，娶个漂

亮姑娘那很容易。可是陶沙选定了三十五岁的青衫子。三十五岁还带个不到六岁的孩子（那叫拖油瓶）。

张宝惠不养花。养不活。花不知怎么的，到她手里，也浇水也施肥什么的，就是日日见死。陶沙忙，也不养。肖天佑去世那个春天，陶沙买进了十几盆小小玫瑰花开始照料。这说明他在人家办丧事时就蓄谋自己的喜事了（他人的痛苦是不存在的。而实际上是存在的）。冬天搬进房间窗台上。翌年还不到四月就开花了。一株三五朵，可送给青衫子足够了。他一次送一朵。青衫子家门底下有个拳头大的洞，冬天挂一块口罩大的小棉被，其余季节吊一块窗纱。这是供小黄猫自由出入的。小黄猫已成老黄猫了，可肖妮她们还是叫小黄猫。夜深人静，玫瑰花便由此洞输送进去。送第一朵那一夜，陶沙一秒钟也没睡着。青姨会是怎么个表示？她能猜到是我送的吧？她要是拒绝我可怎么活？小黄猫会不会把花撕烂了？

青衫子上班比别人晚。可孩子得早早去学前班，她得五点半起床。丈夫去世后，她心碎了，整整一年，她很晚也睡不着，早上又早早醒来。那一天清晨，她神情萧索地起床，扭开灯，眼睛漫不经心地睁开。就觉得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很特别，定睛一看，是一枝红玫瑰在门下放着。她光着脚走过去。玫瑰花的茎上还系着粉红色的丝带，半寸宽，扎成蝴蝶结。青衫子不用费劲就猜出了送花的人。她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花的含意她也能猜到。陶沙是个好青年，在这个不轻浮便不时髦的浮躁年月，有车阶级的陶沙工余时间一味读书，真是难得。他送花不会是一般的勾引，他一定是打算娶她。青衫子又不以为然地轻轻一笑：“傻孩子啊！”她把花放进了一只玻璃杯里，加了一点水。拒绝当然是得拒绝，但要婉转。陶沙这花是连同心一块儿递过来的，得想个好的拒绝方式才不致伤他的心。不过青衫子

的心思很快从这花上移开。她另有生计大事要操心。

图书馆冗员下岗已成定局。加上近几年图书馆经费很少，书价又涨，新书进不起。再加上歌厅舞厅的分流，还有居民住房宽敞了，很多都有了读书的空间，阅览室里已由那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莘莘学子济济一室变为门可罗雀。而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倒由当初的两个增加到了八个。班上就打麻将、打毛衣、打电话。（冗员现象是存在的。不用开会宣讲我也知道。可冗员现象是谁造成的？反正不是我。）除李姐外，别的人，要么比她青衫子学历高，要么是门子进来的。明智的青衫子知道自己是非下岗不可的了。只是，还没宣布，就总还存一线侥幸。青衫子打开门，就看到陶家的门也开了。陶沙低着目光走出来。心烦着的青衫子也立即想到小伙子的面子问题，就打招呼道：“陶沙起得这么早啊！”青衫子也知道像楚夕荷那样每天早上见到她问声“早上好”又文明又简捷，可在这旧楼里行不通。人家会笑话你假洋鬼子的。楚夕荷样样好，就是这犟劲儿不足取。跟她说过：“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她举起来时语调也是温温柔柔的，她说：“那要是到了吃人肉的地方就得跟着吃人肉吗？我这样做就是以行动提倡文明用语。”青衫子看到陶沙的面容立刻明朗起来，他抬起脸朝她一笑，说：“青衫姐，你也早！”

嘿，连称呼也改了，不叫“青姨”了。

张宝惠对改革开放也有不满意处，就是让女的太浪了！奶子啊，屁股啊，就怕人家认不出似的，绷得紧紧的，让它们挺出来。年轻人还则罢了，小么，不知何殄。像老青、老楚这样的，一个小四十了，一个四十出头了，还穿露出半截大腿的啥西服裙！党中央也不咋寻思的！她认为楼里的其他正派人一定也看不惯，但都是老好人儿。她老张可是心里不藏奸的，她认为有责任有义务不时地冷嘲热讽几句诸如“后边瞅十八九，前

边瞅满脸沟”什么的。事实上，不要说三十五岁的青衫子脸上一点皱纹没有，就是四十岁的楚夕荷，也就是生得伶伶俐俐单细，显得凄凉些，脸上也没皱纹。青衫子听了这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哈哈一乐。楚夕荷则是像没听见似的两眼平视走她的路。随你前瞅后瞅。在床上听见儿子叫老青为“姐”，张宝惠且不稀罕在辈分上占这个便宜呢！她呵斥道：“小五儿，没老没小的！咋叫你青姨呢？”

玫瑰花又送了两次，一枝黄的，束着黄丝带；一枝白的，束白丝带。青衫子觉出事情严重了，心里再有更重要的烦恼也得处理这件事了。找陶沙谈一谈，否则，这等于默认，让小伙子越陷越深。不是坑人吗？可是就在这时，不知张宝惠从哪儿听说青衫子要下岗了，见了面就问：“老青，啥时候下岗啊？你这一下岗可就和我一样喽！家庭妇女喽！那西服裙也就穿不出去喽！”青衫子本就忧心如焚，听张宝惠这么兴灾乐祸，就收回了遏止陶沙痴心的决定。妈的，我也坑你一下子！叫你儿子傻乎乎单相思一个寡妇！叫他放着十八九的不找找个满脸带垄沟的！第二天青衫子再与陶沙目光相交时，她眼神里便有保留地递出些情意。

霎时间，旧楼不旧了！盆盆鲜花焕发出奇异的光彩！一切景物都有了特殊的含意。

她是知道了玫瑰花是我送的了呢，还是人家就是个普通眼神而被我误解了呢？陶沙究竟不敢确定。她拿起玫瑰花后把它怎么处置的呢？陶沙自送了花后，再也不敢去她家借书了。

一共一打玫瑰递过去了，没有反响。

她是在犹豫？

陶沙留意了青衫子每天上班捎带提出的塑料垃圾袋，好像没有玫瑰花的尸骸。

细心的尊重人的青衫子在花枯萎后，连茎一起包在旧报纸里再装进垃圾袋。她不肯让这片心赤裸裸地丢进垃圾箱。

青衫子有一天发现她后悔扔掉那些残花了。她开始把花朵与丝带都摘下，找出个崭新笔记本，把花压平，晾干，与小丝带一起保存起来。她在这天夜里还蓦然出了一身冷汗：“怎么这样粗心！怎么就确定是陶沙送的呢？万一不是他呢？”她同时也就明白，事态起了变化。弄清楚送花人确是陶沙，这个问题对她很重要。出了冷汗的她从床上坐起，打开灯，门前花还没出现。她披上睡衣，坐在门前一张小矮凳上。她熄了灯，她要守候。

玫瑰花儿进来了。这次又是一枝红玫瑰。

青衫子屏住呼吸站起身，轻轻撩开窗帘一个角。她放心了，那顾长的身影让她认出是谁了。那身影下楼去了。他是自作狡猾，装做去院子里侧边那个小花园里的公厕了。她伏窗看着，直看到身影消逝进院子侧边，又看到身影回来，向她门上望了望，才推开他陶家的门。

这时青衫子才开始笑话自己，这举止哪像个三十五岁的人，倒真像张宝惠所讽刺的“前边瞅十八九”的了。

一股悲伤咬噬起心来。青衫子回到床上。她从床头柜上拿过肖天佑的照片，喃喃道：“天佑，我好像又爱上别的人了。”

接到第十三朵玫瑰的日子是个荒凉的日子。阳光是很好的。春天的风也和煦。是青衫子的心里荒凉。下岗名单公布了。有她。她本来抑制着眼泪来着，可那位五十来岁的女同事李姐，她的眼泪一颗接一颗滚下来了。这时青衫子还可以忍住。不料那李姐哽咽着发言了：

“我……体谅……国家的难处。我拥护改革。我不是对下岗

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巧，六六年废除高考制度，我赶上了。那时我读高三。六八年下乡，我当然也赶上。可是独生子女政策我却没赶上，偏赶上了‘一个太少，三个多了，两个正好’，我又生了两个孩子。二孩子高三，正赶上取消公费上大学的第一年……”李姐哭得说不下去了。

青衫子泪水可就止不住了。她就也发言：“我反正要走了，也不怕得罪谁了。我也说说。我不明白的是，怎么我们越是热爱改革、拥护改革、理解改革的人，越是下岗呢？不错，欣然下岗应该是拥护改革的实际行动。可那些靠钻改革政策空子，得了改革大大的好处，却又整日骂改革的人，怎么倒不下岗呢？中央的政策我们从心里拥护，可你们执行起来就没走样儿吗？你们没事负了这好政策吗？”

一个后门进来的官儿的亲戚，连许多书名都念错的图书管理员，仗着她手里有花钱买到的大专文凭和伶牙俐齿，捕捉到李姐的“几个赶上”的漏洞，立刻反驳道：“李姐！不知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你忘了说一个‘赶上’，你还赶上了邓小平让你们老三届连考三年大学的机会呀，你是没考上还是不拥护哇？”

李姐已经不哭了，在收拾包儿了。她平时是个懦弱的妇女，这时也要走了，勇气也上来了些。她看着这个改革的大大受益者，平素却摆出一副愤世嫉俗面孔、冷嘲热讽改革政策以哗众取宠的女人，现在又变了这个调子，就回敬她道：“你还真问不住我。我不是没考上，也不是不拥护，我是没考。我带孩子做家务支持我丈夫考来着。我丈夫考上了，是清华大学！我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也考上了，我的两个弟妹也考上了。咱文凭也拿到手了，还不是那种花钱买的业大毕业证。我家得了改革这么多好处，我再老骂改革，我可得好好千（仟）悔，我还得板依（皈依）佛教来千悔，你说对不对，你这位‘仍然撞憬（憧憬）’

共产主义的人’？”李姐说着破涕为笑了。

谁都了解这位负责图书借阅的小姐在递给借阅者图书时对书名的大胆发音。上边的“千悔”、“板依”、“撞憬”恰是她的三个杰作。风闻她根本没读业大，花钱买的文凭，都想跟着笑，但又都憋住了。为给一个要离开的人捧场而得罪还要一起共事的人，且是有来头的人——谁能那么傻呀？

人生真的好残酷啊。看在眼里寒在心里的青衫子默默收拾自己的办公桌。

我们不过是光荣下岗，并非充军发配，何至如此迅速冷却！唉，归去来兮！

可是，旧楼迎接自己的，会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吗？

再摸摸那么喜爱的一架架的书。摸摸那些光可鉴人的阅览桌。哪本书上写的：“不要为不会为你流泪的东西流泪。”可眼泪偏不争气……从前年终自我鉴定时，每每写上套话：“热爱本职工作。”写时不痛不痒的，现在要离开这熟悉的一切了，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热爱本职工作呀。

收拾出一个扁纸匣子，是一套春装。去年一个同事出差上海带回来的。当天就接到医院告知肖天佑病危的电话。因此没有穿过。青衫子走到屏风后面，换上了这套女式套裙。恰好鞋是白的，很配套。

今天如果张宝惠再拦住我问“下岗没有”，我就告诉她：“下是下了，我又再就业了。这不，新单位发的制服。好看不？”

我不能露怯。

一阵凄楚袭来——她必须拒绝陶沙了。

青衫子这是为亡夫穿孝吗？极薄的女式呢黑色套裙，上衣

腰间已裁得够窄了，她还要束一条白色腰带，显得腰身只有一把。两粒白色耳坠随着乳白色高跟鞋的袅袅婷婷，一荡一荡地荡。

青衫子就这样上楼来了，还跟这个点点头跟那个点点头。瞧着她高高发髻的背影，张宝惠气不打一处来：看样子是不下岗了。妈的，扫黄扫这扫那的，咋不把这种骚娘们儿扫了去！

青衫子的女儿肖妮拽开屋门扑出来，扑进母亲怀里，“妈妈！”六岁孩子那无遮拦的欢乐声音倒像一世纪没见到妈妈了似的。

择着韭菜的张宝惠一撇嘴，吐了一个瓜籽皮儿，自说自话道：“真是啥样的妈都有孩子稀罕啊！”她说完进屋了。

旧楼外间宽敞那是为妓女招待那些来打牌的客人用的，里间也宽敞则是为放置她们那大大的岗位用床。张宝惠家身兼数职的外间还更兼着老两口与孙女儿陶依依的卧室。里间住着老儿子小五儿。

陶沙今天收车早，说是要写篇文章向报社投稿。这让张宝惠感到儿子有出息，要包老儿子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张宝惠推开里间的门。

伫立窗前的陶沙倏地转身离开窗子，埋怨道：“妈，进我这屋敲敲门行不行？”

张宝惠听也懒得听，笑着说：“放屁！我进我儿子屋子还得敲门？你怎么慌里慌张像偷了东西似的？哎，你在家还扎什么领带呀？”

陶沙熟悉妈的唠叨，虽是发问但只是唠叨并不等待回音。他就一笑。妈要是知道了在家里还衣冠楚楚是为给谁看，准得背过气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陶沙想着，就问：

“妈你刚才在说谁呀？什么孩子呀什么稀罕的？”

“我说那个青衫子！老青！天下再不好的妈在她孩子眼里也是好妈。”

陶沙想笑，心说：这话用在咱们家倒更合适些。他说：“妈！以后别叫人家老青！你六十岁了叫人家三十五岁的老什么也有失身分哪！‘老’是尊称！妈，依我看，青——青姨那人挺好的。”

张宝惠枉自机警，却没嗅到儿子话里的异味儿。她人风风火火跨到外面走廊上向着院子喊道：

“依依！”

一个九岁的女孩立即飞快跑上楼来。她没有像别家孩子那样恋栈地回一句：“我再玩一会儿！”她也不撒娇地反问：“喊我干什么呀？”她知道奶奶的规矩是“只喊一声”。

陶家外间屋门后立着一只折叠床，是陶依依的。依依的母亲、陶家三儿媳，名字叫罗媿。旧楼里的人都忘了这名字了，因为张宝惠提到罗媿时总是叫“离婚的”。

依依没空手进来，她拿着晾在走廊上的拖把，进门就到水池润湿了擦地。依依比那拖把杆儿胖不了多少。陶沙就觉得侄女像珂赛特。他拿过拖把说：“给五叔。你去玩去吧。”陶沙擦着地对母亲说：“妈，以后别叫依依干活儿。谁家这么小的孩子干家务活儿呀！”

“谁家这么小的孩子没妈？”张宝惠大声说道，好像不是给儿子听，是说给全楼听的。她一个家庭妇女，又没有过丈夫那样的“讲用”机会，却又有演讲天分，所以抓住儿子问话得显摆一番！她接着说：“她妈可就把她一扔就走了，人家找自由去了！依依呀，你没别家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还得干活儿，你可怨不着你奶奶我，怨只怨你那流氓妈！”

依依的小脸儿腾地红了！想哭，知道奶奶不准哭，就咧着嘴装笑：“嘿嘿，嘿嘿……”

张宝惠厌弃地别转了脸说：“看你那个傻样儿！养活你也养活得没劲！”

陶沙却看懂了依依与痛苦的拼搏。九岁的女孩子已修行到有泪不轻弹的道行，太可怜了。可是，他又不忍责备母亲。母亲六十二岁了，好不容易把五个儿子拉扯大了，刚撂下担子歇口气，却又有一副重担从天而降——得养活三哥的孩子！陶沙感慨过后也就忘了，想起了自己要办的事情。

2

青衫子家的三尺地儿已变为“寡妇门前”。陶沙要借书时便站在门外大声唱说：“青姨！你家有没有关于宗教方面的书？”

陶沙知道她家有。肖天佑生前也买过这方面的书。

“没有！”青衫子也大声回答。人未出屋。

陶沙的脸红得跟小侄女刚才的脸儿一样了。他今天衣冠楚楚在家，并不是为报社写稿，而是为青衫子写。现在要递交了，青衫子那方面却像看透了他的“阴谋”！陶沙一时怔在原地。

这幢本就无遮拦的圈型楼，由于“文革”中把这些梁雕栋画月亮门等糜烂部分铲除而更透明度高了。声音便不走样儿地传到耳聪目明的张宝惠那儿。可把她气坏了！我儿子朝你借书那是抬举你！有没有的，你得让我儿子进去看看哪！她义愤填膺地出了门！

宽两米半的走廊养成了人们在走廊休闲的习惯。喝茶、纳凉、下棋、聊天。东侧上楼第一家的高中教师林蓓樵和妻子刘桂平此刻就坐在门外小凳上，一个看杂志，一个拆旧毛衣的线。张宝惠就向他们走来，坐下，对着刘桂平小声道：

“你说那是给肖天保穿孝服吗？这不是借穿孝由头儿臭美吗？”